

LE YUAN LI DE LEI

乐园里的泪



芳草丛书 ● 杨育基著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芳草丛书

书 名:乐园里的泪

作 者:杨育基

责任编辑:野 莽

封面设计:黄河清

出 版:中国文学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

邮政编码:100037

电 话:8326644 转 2360

印 刷:郧西县印刷厂

厂 址:郧西县城关环城北路 23 号

邮政编码:442600

电 话:27355 27755

国际发行: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

(国际书店)

国内发行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字 数:180000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8.3

印 数:1—2000

版 次: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—5071—0213—0/I.185

定 价:6 元

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印装错误,寄厂退换。

目 录

冷热线	1
心肝	9
乐园里的泪	19
采访	33
那门帘上的影子	47
红茶菌	55
石头赘语	67
我欲乘风归去	75
叩拜	81
三个邻居	90
绰约仙子	101
孝头	113
空瓶	127
厂房上,那一块红砖 ...	137
此情正是久长时	185
后记	259

冷 热 线

我家有一台电话，红红的机身，红红的话筒，白白的号码按钮。说不上是喜欢它还是讨厌它。那螺旋样儿的黑色连线在机身和话筒间卷曲着，时常让人疑心是一条蛇！

记得争来它那会儿，全家好一阵乐呵。老伴当晚不怎么熟练地按动号码，给朋友家通话，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之后，告诉人家个号码 895110，还说这个号码忒好记，八九不离十（谐音）就行了。我抽着烟听着，烟灰在烟缸上点落得很派儿。

我的工作是不坐班的，弹性工作。电话自然成了急缓内外的弹簧，应急的事，一个电话就是千里眼，顺风耳；舒缓的事，一个电话就心安理得，不必

心急火燎的。我有午睡的习惯，睡前最须处理的就是电话。有时你刚刚月朦胧鸟朦胧，它晴天一声霹雳，你就是喝下瞌睡虫也是枉然！欲睡难眠的滋味，如同害一场不大不小的病。

心疼我的老伴有绝招儿，第一，给电话搬窝，从客厅搬到了书房，到时候将门一关，与卧室隔离，铃声威力就大减。第二，缝制了个电话睡袋，塑料膜垫里，中间絮上丝绵，外敷真丝绸面，旁边加上拉锁。到时候把电话装进去一封口，隔音遮光防尘，任它山呼海啸，我自梦游南柯……

有一次我到办公室上班去，人家问我：你家咋没人接电话？我说我出去了。人家又说：那铃声咋扑噜扑噜的，不脆了。我说准是出了毛病，象人患了伤风感冒，声音发瓮。人家笑笑说：这把戏我干过，用被子盖上……

这且按下不表。真讲起我的电话效用来，莫过于救人一命。那天，我邻居的夫人急匆匆敲门闯入，说是她丈夫突然面如土色等等。一个电话打过去，白色十字的救护车及时赶到。后来说，如果晚到医院几分钟，命就没啦！从此，两家便结下了缘份。我好象胜过了七级浮屠似的。

那会儿，我对邻居充满同情。他原是个建筑工人，老婆是农村户口，膝下三个千金最大的才七岁，靠他每月那点工资，在物价稳涨的那年，也够他受的。又赶上建筑工程队搞承包自负盈亏，基建压缩，揽活有限，开不满工资，他干脆辞职搞上了个体户。没想到因祸得福，小吃店一开，票子竟哗哗地撑胀了腰包。他夫妻两个忙不过来，便将在乡下的舅哥姨弟请来，掌勺的掌勺，管桌的管桌，小吃店铺排成了“天然居”酒家！他夫人由原先的“大服务员”上升为老板娘，内务总管。他也就当上了外务部长，一店总统，统管之君。三个千金，由小保姆在家照料。

我家的电话，随他属三岔五来用。我建议他买一部，他说光

有钱还不行，他找过电信局，人家说如今电话门路少，还得先考虑办公室和带长的。我在心里“妈妈”的一声，替他不平之后，又建议他搞“大哥大”。他笑笑：“咱穷哟！买不起。”“你还买不起？”我侃他，“塞进顾客牙缝儿里的那些，都绰绰有余。”他摇摇头，打开一包新买的“三五牌”，看了看，特意顶出一支，让我亲手抽出。我点燃后，他说：“这一支里有那个……听人说，这东西吸上瘾之后，干男女之间那种事最舒服啦！不过，吸一支不要紧。你家嫂夫人意下如何？同意你上瘾不？”我老伴正色道：“有屁就放，放完快滚！”他笑着说了声“打扰打扰”，走了。

他这个人粗通文墨，时而借几本我的书去看，以古典章回小说和纪实文学为主。还要向我借些武侠打斗的，我说我向来不藏这类书。他说我有眼力，藏书贵在经典名著，热闹的流行的传奇的算不得什么。他的“天然居”是请我取的名字，还让我题联一副——客上天然居，居然天上客。一副逆顺联，着实为他招徕了无法计数的食客。我老伴说：“这该赏银上千，可他不拔一毛。”我笑笑：“有三五烟作酬劳嘛。”老伴说：“那顶个屁。”我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。如今是一支烟二两油，一席餐一头牛，屁股底下（轿车）一栋楼。”老伴听后，初次相看我那样儿地看着我，只是变惊变呆，没了那会儿的含情脉脉。她神态复常之后说：“半个月前，他借去我五百元钱，到现在不还。”我说：“人家能赖你的账？顶多是舍不得存折上的利息少一点罢了。你多攒一点还是个小小康，人家可能成个大富翁哩！舍车保帅，兵家常事，也是商家幸事。”

过了些日子，老伴冲我掂着几张伟人头的票子说：“要我催了十多趟，可算给了。”我笑笑：“如今学雷锋，就得这样学，救困扶危，还要资商助富。你懂吗，这叫观念……”老伴又现迷惑！

有个晚上，月亮很圆，清风微凉。他刚到我家打完电话，回到家又把话打到我家——准确说，是让风儿把高声吵闹吹过来的。

窥听人家家事不道德。但风儿总归传达了大致内情：他姨弟嫌给的工钱少，而侍候桌上桌下，买米面买肉菜，拉煤除灰等等，形同奴仆。我姑枉听之罢了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再说，他姨弟观念老旧也未可知。如今，老板就是老板，员工就是员工。没有你哥哥惨淡经营，你想做奴仆还做不成哩。你晓得人家当初的艰难么？

我老伴却叨咕了一阵子，说：他姨弟为他肝脑涂地哟！开小吃摊那会儿，邻摊和他争生意败下阵来，便找茬动了武。他夫人在摊上吓得后缩，他这个主在外，全亏了他姨弟挺身而出。他姨弟很聪明，气势凶但不抄家伙，有分寸地让对方打破了脑袋，还不致残！这样，一状子上去，邻摊被吊销了执照，土豆搬家滚了！结果呢，一百CC热血少说赢来了几千元的后劲儿。难怪他姨弟说：天然居来得容易吗？老子热血牺牲！

我想起来了，他爱人托我写过那个状子。刚写完，他从外地回来后笑笑说：还是我来吧。后来市场保卫科的一个好友告诉我，我写的那个状子还真不如原告本人写的，我的文人气息，象一篇政论，“然而可是或许”太多；他的得理进三分，入木三分，不给对方回旋余地。语言虽有雅俗之分，可打官司不是孔夫子作春秋，就得象夏天的太阳火辣辣，冬天的西北风冷飕飕。普法教育普了好长时间，倒是这一堂课讲得管用！

他和姨弟吵闹后的第二天中午，气吁吁地跑到我家打电话，是打给派出所的。对方闻讯赶到，到他家扭起他姨弟就走。他姨弟打拖拖，拖倒在马路旁。派出所的人拿皮带抽，他随着用脚踢。原因是他姨弟想持刀行凶，说不给足钱就拚啦！楼上楼下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是真要动刀子，有的说是吓唬吓唬。到底是嘴上动刀子，还是真的操刀在手了，外人搞不清楚。也有的乱猜，派出所里有人被他喂肥了。

这是听我老伴说的。“你说这些干什么？”我回家后一听就冲

老伴火了，“糊涂账要你掺言？该明白的你倒没明白。”老伴惊愣愣地看着我，我仍不罢休：“他打给派出所的电话，你就让他打了？我若在家，他给我放下！”“电话里没露派出所字眼啊！”老伴分辨道，“只听说谁谁谁吗？我家要出杀人案啦！你快来一下，不得了啦！”

我不吭声了。

可不是嘛，他来我家打电话，尽多暗语、隐语、断语、略语。嗯，是是是，倒也罢了，最让人五里烟十里雾的是“那个事”“我和你说的”“你和我讲过的”“见面再谈”等等等等。他娘的，我明个朗朗的家，招来了个保密局、特工队、克格勃。

终归是远亲不如近邻。好脸变淡脸，如再撕破就大煞风景了！那就让着罢，忍着罢。更何况人家总是笑脸相迎，进门称着“长”，递着“三五”“阿诗玛”“红塔山”。临行又是“麻烦了”“谢谢”！我渐渐正色道：“再来得给信息费！”人家回道：“让电话站找我结算。”我暗自叹道：还是社会主义好。我的电话，听说安装费得二千多元。使用费，不知道。管它，全由公家出了。我是公私兼得，人家个体户来沾光，半斤八两而已，何论短长？

“下海”之风弥漫之际，又有新的发现，他不作“天然居”老板了，那儿全交给了娘娘，他全力投入了“皮包公司”、“嘴巴公司”。

他这样到我家“皮包”了几次电话之后，想到了我：“长！如今钢材紧俏，能不能下海？这比你天天坐那抠扯字来得快！一汽车钢材落下的数，顶你一个月的工资。搞它上百吨，少说是‘一方钱’……”

我还头一次听说“一方钱”。经人解释，我才顿悟连“一张钱”都破旧立新啦！我真他妈的书生，夫子，犯傻，老冒儿。

但我还是自诩清高，回人家道：“钱这个东西嘛，没有不行，太多了压人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更何况我们老两口的工资合

一块，知足了。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你能穿多少，吃多少？”他笑笑说：“生活还要讲质量嘛，钱多了，生活质量就是不一样。你要钱海了，也可以把屋子装修成‘五星级’的样子，不必这样地面上涂一层漆了事。烟也可以换成高档的。孔雀为什么东南飞？那儿有梧桐树。”我笑道：“梧桐树上不长绿叶，都是钱叶啦！早先还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哩，现在是利无反顾、头也不回！要不，怎么叫冲破牢笼、腾飞九霄呢！我这个人却连麻雀都不如，充其量是赶鸭子上架。”他说：“为子女多攒些也好哇。”我说：“是呀，那样到我死的时候，他们才哭得响！不过，还是那话，生儿要如我，攒钱干什么？生儿不如我，攒钱干什么？”“你这个人呐……”他点了点我的鼻子，皮笑肉不笑地走了。

我有点厌他了，包括他那个小千金。我有一天午睡较晚，有人敲门，我一猜就是他，没有理。他有招，站在我窗前喊“老吕，老吕！”他那个小千金也跟着喊“老吕老吕”！她没大没小倒也罢了，竟至于喊得走了调，我他妈成了“老驴”了！我当然仍旧不理，隔着窗帘烦死他们。

我气，觉着这窗帘染了病毒，便催老伴洗换一下。电话也得擦净擦净。这样一开张，我便和老伴清理起书房、客厅来。就剩下冰箱上的花瓶没收拾了，我正和老伴在那扯枝弯梢扭朵整形呢，又有人敲门。我没开门问：“谁呀？”外面回了声“我”。我说：“又是电话里找钱！”他隔着门说：“听这语气，是不欢迎呵！”“迎而不欢。”我打开了门。他随进随递烟，我没接，他就将烟放在茶几上，进了书房打电话。

“喂，那个人来了吗？不能让他们买卖双方直接见面，你领着他找我。什么？哈呀，这点空儿你就没有！那你让他和我会面，在通达桥头，我骑着雅玛哈摩托，在桥东头等他。你让他、让他左手上……”

通话被掐断了，不是别的掐的，是让我把放话筒窝窝上的按键一揸了事。他手擎话筒，惊愣愣地看着我，脸煞时胀得血红。

老伴倒冲我来了：“让人家把话打完呀！”

我说：“我们家是一方平静的港湾。世事本来就够繁繁杂杂的了，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趋之若鹜。倘若回到家还是一个全聚德怎么得了？！这电话里密码似的生意经一叫，我这原本寡淡的心就跟着长草点火，乱糟糟焦烦烦的。如果是明火执杖地打，倒也痛快，想不到我家成了秘密联络点。可人家又在防着我！不管咋说，李铁梅后来拿到了密电码！我们呢，好象要时时成为王连举似的！你说，自家的电话倒冲自己放起烟幕弹来，尽让人家有的放矢，一箭数雕，这是啥滋味呢！……”

他不再作声，讪讪地放下话筒，默默地走到门口换鞋，脸越来越红紫，在迈出门的第一步时，他冲我说：“整天抠书本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聪明，不讲钱。要不，怎么会有郑板桥呢？可郑板桥也卖钱，卖高价！”说罢，将门轻轻缓缓地一关，一去不复返啦。

我不悔，又有些后悔。怕见他，不见到他又打着问号。为了打电话，何必呢？……

多少天之后，我竟觉着回到家太平静啦！世事熙攘，但那对我都是“跑马看花”。即使是同僚中下海的人，在班上当着我的面，也是“今天天气很好”，“明天捐助希望工程”之类。我看人家，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似的。起码说，“大海呀大海，就象妈妈一样”，人家唱得味儿上加味儿，我则象戈壁滩上的石头。

常言道：没吃过猪头肉，还没见过肥猪腿？照说，邻居他每次到我家打电话，我都长些见识，越秘密竟越有嚼头哩！人家那才叫学问，大书本，大教授！大开大阖……在这个意义上，我班上那些人都相形见绌。他们顶多象钱广的老婆——小大溜儿地捞点。

我这一台电话算什么？真要我自己出钱，我配么？我的书房算什么？那上面尽让我兜售进去一个“死”字——死读书，读死书，读书死。我他娘的还真需要秦始皇哩！

从此，每当我晚上望着邻居家的窗口，比当初听人家的电话还隐密！那每扇价值千元的窗帘严严地合着，透给我的光很熹微，而那里面一定很辉煌。比邻若天涯呀……

突然有个晚上我接到邻居的电话，他让我算一个，做一笔生意。并说，下一步他要通的路子，只有我最宽。人各有熟，熟必有硕，硕必有珍，珍必生金嘛！我话筒贴脸，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！满书房的语言，嘴上倒没话啦！！耳根在发烧，话筒冰凉。

来话很富有鼓动性。打破这难耐的平静，孤寡的无知？去掉这痴傻茶呆症？……

心 肝

(一)

为她打点行囊。

她又实在没有什么行囊。

来时，一个小小的挎包，只有半个枕头大。但那毕竟是一个女孩家的秘密世界。十七岁，花季的年龄，晓得那里有什么温馨、隐微呢！

她来的头一天晚上躺下后，老伴在枕上咬着我的耳朵说：小纪下午一到，我就叫她洗澡换衣服。我在客厅里，一点也听不见她淋浴的声音。走到卫生间敲门一问，原来是她把水龙头开得特别小。我让她开大，她说那不费水么？还说她们家那儿挑一担水要绕过一个山头。下面的话更逗：这么热的

水，不兑凉的能烫死人！得烧掉多少柴禾呀！我告诉她：小纪，你尽管用吧。这水用的是热电厂的余热，咱们不用，也白白让风儿吸跑了。这才听水声变响。响也比咱们洗澡时小气得多……

老伴还窃窃絮叨：小纪换了件衬衣，可没换衬裤。一问，是没有衬裤了。一个女孩子家，这咋行呢？我就倒动箱底，把打算啥时候捐给哪儿的衬裤给她换上了。

老伴还告诉我：你没见小纪的脚吧？太冷天的，还是那双袈布鞋，冻得脚青一疙瘩紫一疙瘩的。手也皴了……

听到这，我越发转深沉默。心目中却油生了可怜，也弥漫起某种“美加净”的泡沫来。是的，小纪象乡野土路旁的一朵花儿，尘封霜染，冻馁交加。倘若她是一株纤草，怎么样你也不会介意的，可她不仅仅是一株花，又偏偏被人采摘到我家来啦！

第二天早上，我还在朦胧之中，就听出小纪已经起床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儿媳、儿子、老伴也相继到客厅、卫生间、厨房里响响动动的。看来小纪在启动时间上费了心思。我庆幸她的乖觉，有望！也暗怀希望，一改睡懒觉的习惯，跟着起床去实地考察她一番。

儿子儿媳在给满百天的宝宝做早晨“交接班”之前的准备。老伴和小纪在忙着包元宵。如今，元宵来得早，初五一过，就有了闹花灯的意味。元宵再不是买成品，而是早就发下了袋装的面呀馅的。干得冒烟的元宵粉，头晚上用水一和，第二天早上既筋性又柔润，不比当初水磨的逊味。老伴给小纪叨咕着这档子元宵改革，小纪忽闪着睫毛边听边团弄着汤圆。我以洗漱为掩饰，留心了一番她的手。手背红肿，麻而粗糙倒也罢了，竟有些龟裂的浅痕。

不过，一想到老伴已经让她洗换打好了前哨战，我的这道防线也就被洗洁了，冷静了。这顿早餐，吃得心不在焉，不知元宵

味，不知汤味水味……

儿子儿媳出征了，戎装浑圆，一个红头盔，一个蓝头盔。黑色烫金摩托，银亮亮的链盒和排气管，柔震轻唱疾驰，很是罗曼，潇洒，够滋儿，顶派儿。

我缩进书房成一统，思绪的王国却诸侯纷扰，四分五裂。

小纪敛着碗筷，老伴揽过去，让他去看宝宝。意下很明了，保姆嘛，主根儿要扎在孩子身上。初来乍到，和宝宝熟悉亲热相爱，乃重中之重，要里之要，核心中的核心。发布个年度“家事纲要”的话，这个要列头条！

小纪去看宝宝了。宝宝很乖，黑眼珠儿盯着天花板，小腿踢蹬着，小胳膊扇打着，喔喔地自言自语着什么——这是一种密码，无法破译。小纪逗了逗他，他陌生一下之后，冲她咧开小嘴笑了；还一扭脸儿，昵而似怩。小纪象得到了无价的报偿，倾垂秀发在他脸蛋儿上吻了个响。小东西竟撒起欢儿来，夹在小屁股间的尿布在他踢蹬间一闪一闪的，仿佛以独特的方式挥动着一面蹊跷的信号旗……

果然，宝宝宁静下来，一动不动，双眸凝神儿。小纪很乖，盯着那面蹊跷的信号旗，转而叫道：宝宝尿了。于是她马上去换。

她的这种机灵是磨炼出来的。常言道：长女如母。她的妹妹弟弟们都是她帮衬着带大的。

床头柜里是一大摞洁净净、齐齐斩斩的洗叠好的尿布，溢蓝隐翠，红披绿偃，五色斑斓。小纪拈起上面的一叠，在手上一晃悠之间，她竟笑了：还香哩！

老伴插言道：香饽饽甜蛋儿嘛。

我也笑道：小纪，你看这一摞尿布象不象一摞书？我孙子就在读这套书，天天拿小屁股读。今后你就是他的教师，他啥时候这门专科毕业了，你也就功不可没啦！

她怔怔地看我一眼，咕哝了一个反问：读书？这样……

我随之黯然了，责怪自己是不是伤了她的心。她只读了两年半小学，家里要拿她当半个劳力使唤，她只得含泪辍学啦！如今又出外谋生，糊口赚钱。赚得了几个钱？讲好了，我家每个月付给她30元钱，还算优惠了5元。当然包吃包用，如今吃的昂贵，以我家的标准算来，她每月收入也在百元以上。我心上坦荡了些，良知良德在心字的一角象夜里的萤火虫似地飘忽明灭……

换下尿布她就去洗。老伴让她先放着，晚上一起洗。她说放着出味，执意去了。老伴递个暖色给我：小保姆挺懂事！

转眼之间，晾绳上多了一面旗帜，仿佛那里是一座镜花缘里的联合国本部。

我和宝宝欢快着作了再见，夹起皮包上路。这个上午我有一项特殊任务：到医院联系好，给初来乍到的小保姆作体检。

宝宝——家庭星系的泰斗！

(二)

为她打点行囊。

她又实在没有多大的行囊。

要走了，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仍旧是一个小小的挎包。当然要充实一点。我们核计，把给她配齐的毛巾洗脚巾牙具等都给她带走。今早上她把梳子用坏了，老伴又给她一把新的。半是馈赠，半是弦外之音。

小纪的面庞上虽然仍有菜色的余影儿，可那原来就未被荡尽的红润，几天之间就浮泛焕发起来，出落得令邻居们刮目相看。她中等个儿，力气蛮强，20多斤重胖滚滚的宝宝在她怀间颠三倒四、挺上扭下，她竟不说累不现苦不显烦，倒好象赖在她身

上的时间越多她越亲昵似的。老伴过意不去说：小纪，大家串换着来吧。你看，现在抱个满怀他还前后出梢儿哩！可和刚生下来那会儿上不得手似的大不一样啦！路远没轻载，工夫长没轻活。可小纪还是抢着抱，宝宝也喜欢她抱，有时竟甚于喜欢妈妈，在她脸上吮来啃去！

仿佛铁幕垂落之间，这吮这啃以至于那抱那亲还有那脏那累那不厌其烦，都令我们视作类似于烟污尘染的忌讳了。

她一和宝宝接触，便有人说：你歇会儿罢，我来。

宝宝一冲她探身伸手，便有人哄：宝宝，让阿姨歇会儿，唔！

宝宝换下尿布，越丰盛时，小纪越似乎当仁不让，我们就越是抢先。

就连不得不让她插手的买菜摘菜扫地倒垃圾什么的，也全靠她自觉主动了。

小纪先是挖掌着手呆望，后是一拒便走，继而象遭了凌厉。有时独自木然地默思，走神儿……

这样三天之后，她问老伴：阿姨，我那天去医院……

“啊！”老伴强笑道，“检验结果还没出来呢。等等看。”

我瞥了惶惑着的小纪一眼之后，自垂下眼皮，用指尖漫不经心似地弹弄着桌面，很是尴尬，又闹不清为谁尴尬。她？我们？我？都是，又谁都不在数。

化验单因故拿到得晚了些，可也标明得如锋似刃：肝功五项，三个加号，乙型。现在没发病，仍是那种毒菌的携带者。没有及时告诉她，一是要缓冲一下，怕那小小一纸将她击倒！二是她的介绍人春节后出差了，听说再有三五天就回来了，我们怎好越过人家辞人！

我曾问儿子和儿媳：能不能给她治好？医疗费我们包了也心甘情愿。儿媳诡秘地笑笑。老伴则嗔我：你懂个啥？这又不是甲

型，去不了根，闹不好就犯。

那就没治了?! 我两目圆睁，差点吵出大声大气来。冲谁冒火哟?!

儿子说：也有多少年都没犯的。可它总在那潜伏着，让人、让人……

我接不上下音儿，沉闷地吞吐起烟缕来，任它旋旋袅袅，浮浮沉沉，象这一片空间里的隐形幽魂！我心上暗暗自语：既然如此，也就算了，爱莫能助啊……

转而，心尖上又一个激灵：爱莫能助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半斤还是八两？看来，去不了根的乙肝在小纪身上，倒探测出了外面的世界的某种精彩！有没有无奈呢？……

小纪不再接近宝宝了，只时而远远地拿气息和神色逗一逗。宝宝哭恼了或者馋她急了，令她实在难却时，她也只拿指尖搔搔宝宝的脸蛋儿，转而暗暗地捏弄着她那指尖，睫毛忽闪得眼圈红润起来。

那天晚上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当着我们说：你们不要瞒我了。这几天，我看出个谱来。明天我就走！

我们彼此此、你你我我之间，乱了宇宙星系似地互相眼神碰撞，心海迷茫。海面上，有陨落的星点曳光即逝，此隐彼现。

一忽儿屏息敛声之后，我们只好如实相告，并道出了等待她的介绍人回来的衷恳。

她说：不，我走！我的事我自己做主。老伴说：可你做不了介绍人的主啊。他回来冲我们要人怎么说？或许还能给你找个更合适的工作呢！

啥工作我都不攀了！她很果决：回家，我只要回家，泥巴土坨坨不怕传染。俺山沟沟里人吃得了苦，禁得了病，消得了灾。吃不了也得吃，消不掉也得消呵……。她压抑着颤声咽语，拢缩着